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12
27 Sept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12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	卡瓦里先生	(卡塔尔)
	(副主席)	

- 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国王陛下的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阁下的讲话

下列各位发了言：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

杜斯特先生(阿富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号 DC 2-750室)。

上午10点20分会议开始。

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国王陛下的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阁下的发言。

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陛下在陪同下进入联合国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联合国大会荣幸地欢迎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陛下向大会发言。

侯赛因国王：我非常荣幸地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作为一个最高的国际组织，它的目标已经在《宪章》的序言中制订，即：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主！”

我非常高兴地先向这个世界组织，向所有参与其建立的国家及制定了它的崇高原则的伟大个人表示敬意。同样，我向那些本着尊严与真诚地态度为这个伟大组织的成长作出了贡献的人，对那些为它的宗旨与原则服务的人表示敬意，特别对联合国历届秘书长表示敬意。以我本人的名义，也代表我的国家，我特别要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敬以最热烈的敬意和最真诚地祝贺。

我也高兴地向海梅·德皮内斯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的主席表示我最真诚地祝贺。我对他干练的领导有信心，我希望他在执行任务取得成功。我还要感谢保罗·约翰·卢萨卡先生在主持上一届联大的工作中所作出的有价值的努力。

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哈希姆约旦王国政府和人民，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墨西哥政府和人民最近遭受的地震惨剧表示深致的感情和同情。我希望他们能用坚韧、不拔的勇气和信念克服这一惨剧。

在过去四十年中，世界经历了空前迅速地和多方面的发展与变革。每一项社会和科学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撼人的和现实的矛盾。每一具体发展所带来的巨大

希望、很快就与同一发展所引起的担忧和消极影响相冲突。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进入了既具有毁灭能力，又具有发电能力的核时代。人类既享受科技巨大发展的成果，又生活在这同一成果所造成的毁灭性武器的威慑之下。同样，通讯革命使各国大为接近，但也使国际恐怖主义盛行。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关切，但同时也被迫正视在很大程度上世界被瓜分为富裕和先进的北方，以及贫困与落后的南方这一现实。

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寻求在区域性组织内一体化，却又沿着种族和思想意识的道路走向分裂主义。一方面是殖民主义在唱“挽歌”；另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假装之下，对较小或较不富裕的国家实行控制的企图，而南非继续在坚持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虽然每当超级大国取得某种形式的缓和就使世界感到比较宽慰，但它仍然面对着区域性战争，而大国则利用它们的代理人参与这些战争。各国疯狂地耗资于军备，却迟迟不愿作出贡献，挽救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脱离饥饿，干旱和疾病的苦难。工业发展只是造成了人们对环境更大的担忧。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以牺牲精神价值为代价。世界的边界已经扩张到外空，而我们却对地球的命运充满疑虑。

当然，这些和其他的发展，也反映在联合国本身，因为正是这种具有影响的进程形成了每个国家，或每个国家集团，对于联合国的态度，并且也确定了它们在同联合国的相互作用中采取何种方法。然而，尽管态度各异，所有的国家都继续留在联合国，因为人类在目前这种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威胁下需要联合国所代表的这一最后的依靠。

但是，联合国是不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谈论联合国工作的特点时，不管是持赞成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着我们自己，因为联合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国家。

联合国在这四十年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或是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各联合国专门机构，或是通过联合国大会及各大会机构。每当武装冲突爆发的时候，是联合国在交战各方之间进行调解，或使他们分开。当成百万无辜的人民

沦为难民的时候，是联合国为他们提供了援助。在这样一个为军事力量所统治的世界上，联合国始终是和平的动力，是充满邪恶的黑暗势力中的一线希望。

在另一方面，正如众所周知的，联合国没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期望。例如，联合国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合作、平衡、尊重人权和自觉的新的世界秩序，却没有能够获得完全成功。联合国也没有能够解决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下，虽然所有各国都把联合国视为最终的依赖，那么为什么联合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确没有成功呢？

联合国的各项宗旨和联合国的权威是通过尊重并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而仅仅联系起来的。如果这种联系被切断，那么原则和权威之间的鸿沟将会扩大，导致各会员国之间更严重的紧张局势。在当今世界上，人类大家庭所居住的房间的已经被致命的武器推到了边缘。人们感到恐惧，因为这些紧张局势会点燃世界上的热点，毁灭整个房子。

这个事实似乎把我们带回了本世纪初，当时强权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为了防止再次爆发战争建立了国际联盟，但是事实证明它没有能够有效地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天的联合国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产生的。当时，大家都希望联合国将能在其前任失败之处获得成功，使世界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害。

以探索的目光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星球上各种争端及与争端同时存在的军备竞赛，就会使我们不寒而栗，如果军备的力量控制着各国的命运；联合国范围内的各种关心只不过反应了目前强国与弱国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平等。如果联合国跨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但愿不要如此，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一片无边的坟墓。

从这点来看，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就是致力于消除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中东的各个热点，以保护人类的生命，文化和成就。联合国代表着人类免受威胁和战祸之害地生活这一愿望，因此除了联合国有谁能比它更有资格来承担起这一庄严的职责呢？

我的讲话的后一部分将全部用来谈中东问题，我希望诸位能够耐心的听。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哈希姆约旦王国对于这一动乱地区的中心，直接受到这里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今天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悲剧性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尽管这场冲突背后的理由早已不复存在。国际社会从努力结束这一战争，说服伊朗领导人听取理智的呼声，对伊拉克反复作出真诚的和平的呼吁作出反应，这将能使这两个邻国生活在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中。但是这些国际努力都没有成功。

我国支持伊拉克自卫的权利，支持它发出的关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呼吁，敦促伊朗领导人对于和平的呼吁作出反应，并同兄弟的伊拉克进行对话，以结束这场悲剧。

中东的另外一个交点就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或巴勒斯坦问题。这是我第四次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发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960年。当时我努力提请人们注意国际社会继续蔑视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这一合法权利所固有的危险。7年之后，在1967年战争之后，我提出警告说，在中东如果没有正义就不会实现和平。1979年，我指出那些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为一个民族的人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巴勒斯坦人，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从不间断地生活在一块明确的确定的领土上，也就是巴勒斯坦，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在我第一次发言已经过了25年之后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所应享有的自觉权，人类尊严的权利，正义和自由的权利仍然被剥夺。这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中东争端的关键所在。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希望联合国根据《宪章》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执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

我们向联合国求援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巴勒斯坦问题是在联合国因为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所产生的。第二，巴勒斯坦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联合国不可分割的，因为双方都受到了普遍的国际态度的影响。他们都受到了不断变化的势力范围和大国争夺的影响，以及殖民主义灭亡和发展中国家民主运动兴起的影响。

提交到联合国引起世界最严重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巴勒斯坦问题。对联合国的责任提出许多要求并对联合国履行其公开的目标的能力提出巨大挑战的问题莫过于巴勒斯坦问题。导致联合国通过许多决议的问题也莫过于巴勒斯坦。

事实是，巴勒斯坦问题和联合国是战争的双胞胎，它们共同出现、成长并遭受痛苦。

任何人都不应认为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命运感到满意。相反，我们希望通过实现公正、永久和全面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有关问题，尽早结束这场痛苦。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并通过执行本组织的决议，特别是构成任何公正和平解决办法的均衡基础的四个决议来结束这场痛苦。它们是：大会 1974 年第 101(II) 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分裂巴勒斯坦，有关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 1948 年第 194(III) 号决议，安理会 1967 年第 242(1967)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撤走，并重申每个国家有权在安全和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1973 年安理会第 338(1973)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约旦的主持下，冲突各方进行谈判。

在四十年里，就此问题通过了这样一系列决议以及其他类似的决议。该问题也引起了五场战争。所有这一切简单地表明，这个问题变得极为复杂，这是因为某些会员国不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因此，该问题的存在对地区和全球稳定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坦率地说，约旦作为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的成员，正努力对本组织的信心，约旦在很大程度上受害于那些没有执行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

我的讲话并不是为了诋毁或抹煞联合国的作用。相反，我的意图是敦请人们加强的努力，作出更大的决心来认清联合国的目标。正如已故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6 年苏伊士战争爆发后不久所说的：

“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关键的时刻，要么我们必须认识到联合国不能在这个地区恢复和平，或者联合国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来使以色列撤军……。如果联

联合国什么都不干,如果联合国容忍对其一再要求侵略部队撤走的决议的无视,那么联合国将等于承认失败。这个失败将被联合国在世界上的权威和影响带来严重的打击并被人类对联合国所寄予的希望带来打击,人类希望联合国成为实现和平和正义的工具。”

联合国今天处在类似的十字路口。我认为,本组织未来威信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世界上实现和平,特别是在中东实现和平。

正如巴勒斯坦与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里具有历史的联系,约旦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具有几个世纪的密切关系,历史和命运表现了我们这种关系。自从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以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约旦就与该问题密切有关。约旦受到变化莫测的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影响,并且与巴勒斯坦人民互相配合。在1947年,巴勒斯坦问题变得国际化了,其结果是联合国承担责任处理这个问题。自从那次以来,由于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特关系,约旦与联合国合作并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兄弟同联合国协调努力,希望该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在过去四十年里,我国一直寻求与联合国的努力进行积极参予的政策,只要这些努力是为了实现《宪章》所规定的公正的和平。

众所周知,在1967年战争后,我本人参加了制订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我们当时的明确理解是:中东的公正和永久的和平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撤军。由于我们同几个有关国家的接触,包括美国,我们加强了我们的信念,这一信念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因为撤退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侵略不应得到奖赏。当我们的努力失败后,就象我们努力让以色列接受撤退原则以换取和平那样,该失败导致1973年的战争,当时安理会通过了第338(1973)号决议,这又导致停火和强调有必要执行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我们再一次支持该决议,并为此参加了日内瓦和平会议。

随后,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从而为巴勒

斯坦人民通过其合法的代表参与和平进程铺平了道路。作为冲突的最重要的一方，巴勒斯坦人民也应该作为和平的重要的一方。

在1982年9月，在非斯高级会议上，阿拉伯国家重申他们希望经过通过阿拉伯和平计划实现和平的集体愿望。该计划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并接受而制订。阿拉伯国家通过七国委员会坚持这方面的努力。该委员会授权向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解释该计划并希望和平进程能够得到加强。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带领该委员会访问了联合国总部和华盛顿，同时我也带领代表团访问了其他四个首都，他们和许多国际人士一样，表示了他们对阿拉伯行动的满意。然而，和平进程仍处于休眠状态。

在许多现实考虑的基础上，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和平努力需要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将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和平进程。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了磋商，在今年二月十一日达成了一项决议，管理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联合政治行动。这个协议是要作为一个机制，为阿拉伯和平计划和形成联系之一的联合阿拉伯努力而服务。这项协议呼吁执行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办法是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所有冲突各方参加。

在即协议达成之后，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继续和许多大国的首都建立联系，其目的是加紧和平进程。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至今阻挡了和平的道路，约旦向华盛顿不断表示，希望美国承担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负有的责任，这与世界和平、人权纪录和对于自由以人民自决权抱有信念的历史，有紧密联系。人们希望，美国将和许多支持这个倡议并对此施加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联合努力，团结国际社会的意志，以便取得稳定、和平和繁荣，为该区域内外的所有国家利益服务。

我们准备在适当方面的主持下，尽快和直接地与以色列政府谈判，而基本原则是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这些谈判必须

导致执行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

约旦的立场是，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适当主持，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邀请冲突的所有方面，以便建立中东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我国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危机完全应有联合国以及那些在冲突中有特别利益的国家负责。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就中东局势进行的磋商都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因而，我们对两个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之间即将进行的会晤抱着很大希望，我们希望他们的会晤取得成功。

阿拉伯对于和平的信念与我们对于正确的信念是一样的。和平是我们最神圣的信仰之一。他是我们祈祷的祝愿，同时如可兰经上讲的那样，是天堂上的人所享用的。对我们来说，和平是上帝的象征，他是正确的意思，因为和平和正确是同一个意思。自从1967年以来，本着这个精神，阿拉伯人致力于和平，但是没有取得成果，而以色列由于他一时取胜，允许其扩张癖好优先于和平希望。他进而宣布吞并阿拉伯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征用西岸一半以上的领土，并且在每一个被占领地区都设立定居点。以色列政府有些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反对放弃这些领土，并通过极端政策，目的是实现他们的侵略目的和使和平努力受到挫折。

如果以色列继续反潮流行事并对于和平设置障碍，如果他成功地对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反面影响，和平解决中东危机的希望就将失败。以色列和任何支持这种消极立场的一国或国家一起，将对失去的机会以及极端主义的发展负有责任，极端主义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

缺乏公正和压制公正只能导致极端主义利用这个条件并且对无辜人民使用暴力，因此我在大会上宣布，约旦谴责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不管这些恐怖主义的性质和来源。在这样作的同时，我重申支持上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阿拉伯领导人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自然反对某些人把恐怖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人民反对占领的权利等同起来的错误企图。

正像我已经讲过的那样，中东处在海湾的一场恶战之中，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六年了。中东还受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困扰，这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现在已有四十年之久。这两场冲突给这个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他的资源枯竭并威胁世界和平。只要缺乏停止这两场冲突的国际意志或是国家意志脆弱，这两场冲突就将继续下去。

中东的暗淡局势同该地区在正常情况下的潜力形成鲜明的对照。不必提醒我们也知道，该地区是三大陆的交叉点，是指明人类未来进步的文明摇篮，是几大宗教、世界上的圣书和杰出先知的发源地，也是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地，伊斯兰教把该地区的各国人民和各国统一起来，既有统一的语言，相似的特点，又有对全人类的热爱和激情。

现在，为了该地区人民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利益，应该在这一重要地区建立和平。现在应该作出共同的努力，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并且以积极的成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期待总有一天冲突的各方能够在信任和安全的的气氛中工作、丰收、植树和享受劳动的果实。我也期待总有一天亚伯拉罕的后代能够在自由与和平的气氛中，本着友好、博爱和信仰一个上帝的精神进入各自在圣地中的宗教发源地。

圣城耶路撒冷是和平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我要向大家指出的是，耶路撒冷还是和平的关键，通过这个大门和平的光芒就可以照射整个地区的所有人民。耶路撒冷作为一神教的起源地，不能不成为一股实现人类崇高愿望，即持久和平的联合力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条之一在一片旷野中被人们遗忘了四十年。我希望，经过四十年不稳定、混乱、狂热、厌恨和冲突之后，将会产生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将能够在和平之地和睦共存，希望将取代恐惧，信任取代怀疑、友好将战胜悲伤，并且建立互相理解的气氛。

现在联合国正面临一次少有的历史机会，即在中东建立公正和全面的和平。不应该象以往许多次那样失去这个机会。如果没有你的努力和支持，恐怕和平希望的蓓蕾就会凋谢，根本没有机会开放。

我们应该为和平的事业调动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把我们对今后的关心作为我们在制订计划时的唯一约束因素。

联合国是和平的基石，和平本身又是所有进步和繁荣的基础，同样，和平信念也是联合国的基石。

联合国已经创立四十周年，在人的生命中这是象征一个新阶段开始的年龄，具有成熟的特点，有丰富的经验、智慧和远见，并且有更大的责任感和更高的道义胆认。我们真诚地希望联合国同样能够变得具有更坚定的意志，进行更大的合作，并且进一步致力于《宪章》的原则，促进人类和文明的利益以及和平的事业。

让上帝指引我们前进的步伐，祝福我们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并且使我们继续朝着合作和人类成就的精神长征。

主席先生及各位同事们，谢谢大家，和平属于我们，愿上帝慈悲并祝福我们。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陛下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哈希姆约旦王国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陛下在礼宾官员的陪同下走出大会会议厅。

议程项目 1 2 2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A/40/645/Add.3）

主席：在我们开始一般性辩论之前，我要提请大会注意第A/40/645/Addendum 3号文件，该文件载有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信中通知我，自1985年

9月17日他发出信件之后，冈比亚已经交纳所欠的部分款项，这样它的欠款已经低于《宪章》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数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经充分地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言

主席：现在，大会听取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发言。

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陪伴下进入会场。

主席：我很高兴地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阁下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向大会发言。

雅鲁泽尔斯基先生（波兰）：联合国的理想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搏斗中产生的。当时，我是战场上的一名士兵。我还记得波兰人对联合国的诞生所寄予的伟大希望。其他几百万人民和那些遭到灭种威胁的人民都怀有这些希望。

《联合国宪章》宣布了一个全球国际组织的诞生，并使得维持和平与进步和平等项原则成为其支柱。

国际舆论希望将使本组织进入第五个十年的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能够在现代历史上谱写一页永恒和创造性的篇章。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对你当选为主席所表示的衷心祝贺。我还要通过你向西班牙人民表示热情的问候。

我还要以崇敬的心情，并以个人感到的满意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敬。确实，联合国秘书处有这样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作为首脑，是非常幸运的。

墨西哥最近遭受了一场悲剧，我要告诉墨西哥的代表是：“我们理解你们的痛苦。请接受我们衷心的悲哀。”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所能亲自证明的真理就是本组织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军国主义和追求民主的理想，这产生于当年联盟的领导者们共同和远见的理想。

联合国最首要的工作在过去、今天和将来都必须是尊重每个国家和每个人民的平等权利，尊重根据条约、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尊重建设性的合作。因此，谁要是企图重写历史，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各项决定提出挑战，那么就等于企图破坏旧金山的成就，破坏国际信任的结构。

联合国的任务是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确保各国安全和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政治体制和文化同时存在的世界。由于我们组织的存在及其工作，两代人的世界和平得到了维护，许多冲突得以结束，并不致于国际化，这是很大的成就。

《联合国宪章》包括集体接受进步这一条。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消灭殖民主义作出了贡献。它已经认为，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是一种罪恶的理论。它为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还促进了经济领域、健康保护、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这些就是它在世界人民面前建立了基本和政治以及道德上的信誉。

波兰一贯坚持提倡加强联合国体制、权威及其有效性。

难道我们要成为确保地球上生命继续存在的最后一代人吗？这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问题。四十年前，人类进入了核时代。今天，人类面临着军备竞赛扩大到外空的危险。这条道路到底要通向何方，谁也无从知晓。

有些国家不但没有遵守决议，遵守全球普遍承认的原则，即外空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相反仅仅在本届会议召开的几天前，它们就开始了针对外空中目标的反

卫星武器试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了言行之间的差别，即谈论和平的语言和危及和平的行动之间的差别。

波兰已经好几次提议，大会应该从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和觉悟方面寻求帮助。结果，大会在1962年的第十七届会议上，根据我们的倡议，建议准备一份关于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报告。在1966年第二十一届会议上，波兰发起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可能被使用所造成影响的报告；在1968年的第二十三届会议上，波兰提出了一份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被使用造成影响的报告。

现在，不同国籍的著名专家可以在秘书长的指导下，准备一份外空军事化造成的各种后果的报告。

我们不想使这个问题过份简单化。外空研究有助于增加各方面的知识，推动技术的进步。波兰的科学家也尽一切可能，在我们这个“宇宙间”的组织内，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了这一研究。放弃外空研究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这种研究专门用于和平目的，促进人类的幸福。

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武装冲突。人民正在死亡。他们的财产正在被毁灭。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持寻求和平和公正地解决这些危险的争端的努力。

我们正处在当代一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近年来，许多国家对未来忧心忡忡，对核灾难的恐惧日益加重。人类渴望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人类需要理解和平合作。波兰今天、今后都将继续热烈提倡恢复欧洲和世界上的缓和，因为它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办法。我们一贯宣布，我们愿意和所有的政府、所有的运动和所有的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和同行动，只要它们希望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星球。

作为纪念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和平年的一部分，将在华沙举行保卫世界和平未来的知识分子大会。我们期待该次会议将把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带到一起来。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请我国人民谈一谈他们认为波兰代表团应该在这次会议上提些什么问题。这一协商毫无疑问地肯定：在渴望持久和平与国际合作方面，波兰人的意愿是一致的。

期望和平不是任何人独有的权利。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悲剧性历史使它们有特殊的道义权利和不可剥夺的义务来提醒、警告和敦促人们头脑清醒。我国人民正是这种情况。直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位在战争中失去她唯一儿子的母亲给我写信说道：战争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一位母亲的儿子去屠杀另一位母亲的儿子。我们波兰对这点是非常理解的。在我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纳粹曾经烧毁他们所枪杀的近三千华沙公民。

我国公众舆论谴责由于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浪费。我国拒绝向成千上万人民每天都在死亡和数百万人民在遭受贫困的世界现实屈服。

许多国家内儿童的命运特别使人感到担忧。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创始国之一和儿童权利公约草案提倡者，波兰坚决支持加强为拯救儿童和在基本保健其中包括全球免疫方面取得进展所作出的努力。

自然环境状况同样使人感到严重关心。我国许多同胞指出污染已经毫无阻碍地传到国界以外。因此，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采取新的和更为有效的国际行动。接受同保护自然环境有关的经验、执照和技巧无限制流动的的全球原则会促进这一行动。

我还收到其他非常有趣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信件和建议。我们将把这些信件和建议交给联合国有关当局。

各国政府首脑对国家命运和世界和平有着巨大的责任。现代军事技术向先进发展的速度越快，作出最后决定所需时间越短，这种责任也就越重大。我们相信

在联合国工作中，将能够恰当地审议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

几个星期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将要举行会议，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美国总统将要会晤。人们都希望，这个会晤将触及到很关键的安全问题，也会出现停止军备竞赛的机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已经存在。苏联新的具有想象力的倡议已经大大地促进了这一意义，其中特别包括宣布单方暂停所有核爆炸和在外空非军事化条件下在和平利用外空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建议。波兰充分支持这些倡议。我们认为，所有国家能够并且应该对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并促进人们对核战争恐怖及其对全球所带来影响的了解。

波兰是众所周知的拉帕茨基计划倡议国并一贯主张积极寻求现实对话，它将在适当时机提出有益于整个欧洲人民和平利益的建议。

已经在拉丁美洲生效的区域无核区概念和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无核区的愿望以及在其他地区的类似安排概念只能表明在当今世界无论一个国家在军事集团当中的大小、制度和成员情况如何，仍然存在着建设性努力与行动的机会。这一点在欧洲更为明显；因为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东西方最终证实战后领土秩序之后同意从接受谈判、不干涉、平等安全和平等责任原则出发。

波兰人民共和国认为欧洲战后秩序的持续是和平的重要先决条件。再次提出领土要求和引用已经关闭的章法是一条前途渺茫的道路，一条无效而危险的道路。

在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之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当中大多数又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这一点已经给本世界的历史增添了持久而宝贵的价值。正是在其倡议下，联合国开始接受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概念。各国对自己自然资源的充分主权已得到承认，已经制定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计划。波兰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贯站在合法愿望一边。

经常在本论坛上讨论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现实，目前的会议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差距、保护主义和歧视的新阶段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只能令人更为担忧。经济武器越来越起到由于各种原因军事干涉所不能起到的

作用。我国很痛心地注意到这一点。波兰人民，每一户波兰家庭都是这样受害的。中断的协议和非法限制恶化了经济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超过波兰外债的一半。

国际债务问题现在已经极其突出了。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局势完全可以说成是成为金融新殖民主义形势的目标。因此，存在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经济衰退的真正危险。

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关于拉美国家债务问题的会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那次会议上解决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问题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地区。

因此，联合国应该更加注意世界的债务问题。波兰政府经过考虑后认为，可以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赞助下建立一个国际债务和发展研究中心。我们认为，除了著名的专家之外，各直接有关的国家政府派出的代表也可以参加该中心的工作。如果这一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该中心的组织会议可以在波兰的前首都、古老的克拉科夫城举行。该城的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四百年以前，尼古拉·哥白尼曾就读于该学校，哥白尼不仅是现代天文学的先驱者，同时，人们不大熟悉的是，他也是有关货币的第一篇现代论文的作者。

对我们波兰人来说，纪念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也反映了我们从大屠杀中解放出来。波兰人民从未停止战斗；它们没有让由勾结分子组织的政府给自己蒙上耻辱。我们的解放要归功于在战争中的每一条战线上战斗的英勇的波兰战士。但，我们首先要将自己的解放归功于伟大的反法西斯联盟取得的划时代的胜利，归功于联盟。苏联对于解放波兰所付出的代价是六十万名在我国领土上倒下的苏联士兵的坟墓。

当签署《联合国宪章》时，一些形式性质的障碍使我国的代表未能参加；当时只有一张椅子是空的，上面的名字是“波兰”。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同样在场。伟大的钢琴演奏家阿瑟·鲁宾斯坦应组织者的邀请，以自己的天赋为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生辉。在他的钢琴独奏会上，他首先演奏了具有二百年历史的波兰国歌，其开头的歌词是：“只要我们还生存，波兰就不会灭亡。”

我国从未背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国一贯处于为和平派遣支援人员的前列。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波兰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促进了解与合作作出贡献。因此，波兰曾多次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完成国际的任务，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联合国的各种维持和平的活动中，已有一万七千多名波兰人忠诚地为联合国服务并得到了良好的结果。即使是此刻，波兰军人也正在联合国授予的中东和平部队中执行任务。

现在，我想谈谈波兰的现状，许多国家对我们的困难表示出了理解，认为波兰的问题应由波兰人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我向这些国家今天在场的代表讲话。我真诚的对这些国家和政府表示我们的谢意。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另一些人谈谈，他们由于偏见和由于所了解的情况失实，不顾明显的事实，继续透过歪曲的镜子来看待波兰。

确实，我们经历过一个充满考验的时期。尽管如此，政府的现实态度和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取得了胜利，那种波兰的稳定是欧洲和平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看法也取得了胜利。波兰在某些国家的首都遇到了排斥态度只不过是那些构成了历史的一个永恒主题的重大错误之一，对历史抛下了丑恶的阴影。

有些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要法律和秩序，但却鼓励在波兰出现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正是这些人夺取了对波兰事件加以评判的权力。多年来既不谴责南非政权，支持其他的罪恶政权，无视许多国家的抗议对尼加拉瓜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所有这些都使上述的那些人没有何任权利来作出道义上的裁决或指手划脚地加以评论。我来此并不是要掩盖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只有那些至少不怕麻烦，了解一些波兰的历史，了解波兰极其复杂、容易变化的局势的人才能理解当代的兰卡。我国人民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剥夺了自己的国家，他们贫穷，在经济上落后，受尽了战争和入侵的蹂躏，纳粹的占领曾使我国人民处于生物和物质灭绝的边缘。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财富相对来说要比法国高二十五倍，比英国高四十七倍。更不要提美国了。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想象的不利的条件，在从历史上看相当短暂的时期内，波兰就完成了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使我们的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社会主义的波兰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的生活之中。社会公正已成为我国制度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宪法上对宗教信仰自由和哲学观点的多样化所作的保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失业的祸害在我国并不存在。我们有一个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在所有各级提供免费教育，我们的教育水平之高足以同许多最发达的国家的教育水平相比美。我们丰富的民族文化也获得了发展和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的条件。其主要成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熟知的。几百年来，波兰人就同其他人一道分享我们在学识和艺术方面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部分。几百年来，波兰人也从人类遗产的宝库中汲取了许多东西。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将接受任何在现代观念和文化中真正具有创造性和价值的事务。

过去的历史给我国留下了捉摸不定的情况，痛苦和怨恨。但在世界上肯定没有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事情都有着同样看法的国家。我们并不是在寻求他人的赞美。我们并不想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并不想掩盖我们的困难，不论是对我国人民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如此。但我们反对利用波兰来实现自己的私利和进行尖刻的宣传活动，我们反对一切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认为这种干涉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损害了我国人民的尊严。

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正在坚忍不拔的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全民族的一致方面正在扩大，公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也在扩大。

我们正在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正在试验新的解决方法；我们确保符合普遍价值，同时也符合我国人民的历史经验或现实等记录。

波兰有着巨大的知识力量，丰富的物质和大量的自然资源。我们从长远的观点进行计划。我们正在改革工业管理制度和国家和经济的活动。我们在增长的有效性、科学技术发展和积极性方面做工作。

这就是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一起走的道路。根据同一标准，我们希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和扩大与它们的互利合作。我们现在和将来愿意作为社会中的抱有善意的伙伴。

波兰不威胁任何国家。因此，波兰也不希望受到别国的威胁。劳动人民以艰苦的努力把我们的祖国从废墟中建设起来。我们使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保证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成就是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都不愿放弃的。

我们很冷静地看待我们的过去。我们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

我今天很荣幸代表波兰人民共和国向在这个大厅里的所有的人民、国家和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刚才所作的重要的发言。

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先生被引出大会堂。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先请允许我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坚定的声援，我们为受地震影响的人民提供的第一批救济物质已经到达墨西哥城。正如有关的决议所建议的那样，我国将继续帮助减轻那次灾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主席，请接受我对您当选的热烈祝贺。希望您和秘书长的工作获得成功。我感谢第三十九届联大主席卢萨卡先生所作的明智的工作。

今天，在联合国创建40年之后，我们应该另有必要在联合国40周年的届会上回顾一下，40年前反希特勒的国家和人民所结成的联盟战胜了法西斯，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次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联盟中的人们共同地和坚决地抵抗了对全球文明的威胁。

正是牢记着这一破坏力最大的战争，各国当时建立了联合国组织。从那以来，《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使后代免受战祸”一直生效着。

目前的国际事态发展是1945年以来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各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期望联合国作出努力。联合国在制订反对战争维持和平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40年之前。当然，这需要所有会员国同心协力。

就在最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牺牲了成万上万的人之后赢得的和平是我国政府最高指导原则和每个公民的基本关心的问题……”

“迄今为此，我们在一个更广泛的战线上为和平努力，我们不会放弃通过国际合作寻求实际的方法，以解决可靠的和平所依赖的这些问题。”*

欧洲国家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知道自己的安全与边界的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尊重政治和领土的现实是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调这种认识这已经写入1985年3月12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理科尔在莫斯科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

注意到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尊重所有欧洲国家目前边界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和平的基本条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遵守这些原则。我重视于自己的最高的原则，

* 副主席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就座。

尽量确保在德国土地上不会发生战事，只会产生和平。

战后 40 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无条件地承认相互独立的两个主权的德国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欧洲和平的里程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加强联合国在《宪章》基础上的有效性和责任的发言。

民主德国也象他一样正在寻找解答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依赖联合国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一问题的答案，以由此而利用所有本组织所取得的实效来避免一场核浩劫的危险并利用处于和平之中的世界的丰富潜力。

代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重要里程碑的《宪章》的活力和价值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一国际组织的有关其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具有伟大的价值，尽管各国在幅度、人口或政治制度方面并不等同，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联合国会员国具有同样崇高的维护和平职责和在其保护下建设自己未来的同等权利。

这一点不仅在国际关系处于缓和的情况下是适用的，即使是在处于紧张时期或者危险严重的局势要求所有会员国采取深谋远虑的行动的时候尤其是适用的。

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同等安全；它意味着不寻求军事优势和军事统治；它意味着享受和平的平等权利和生活的平等权利。

和平的权利首先要求我们采取实际的行动避免核战争并放弃宣称这种战争是可以进行的和可以取胜的以及导致对这场战争付诸准备措施的那些信条。

生活的权利要求我们在和平应用外层空间和核能方面进行合作，而不是加速空间的军备竞赛或者诉诸于外层空间的军事化。

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在非军事化的条件下在和平利用空间的领域中进行国际合作和暂停核爆炸的倡议都是堪称楷模和令人鼓舞的步骤。“星球大战”计划和空间军事化，以及最近开始的打击空间目标的反卫星武器试验都受到了“星球和平”概

念的抨击。 实施“星球和平”计划能够使各国为争取和平利用空间和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利用空间技术的努力联合起来。

地球和空间的和平：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这个问题不会也绝不是要控制空间和地球上的军备竞争，而是要结束它。

我们绝不允许迄今为止还没有军备竞赛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而对于那些已经储存了大量武器的地区，必须大力地逆转军备竞赛螺旋型上升的情况。 这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于苏美两国有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目标的看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和支持苏联单方面提出来的大量保证，这些保证的目的在于停止军备竞赛并促使象核裁军过渡。 这些保证清楚地表明了苏联要为取得日内瓦会谈的成功而做贡献的意愿。 各国人民期待着另一方也将采取类似的建设性的立场。

几星期以前，我们渡过了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毁灭日本的两个城市及其人民的40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标志着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最黑暗的一页。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战争的恐怖的人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应当使人民对1945年8月6日这一天保持一个活生生的记忆并提醒我们所有的人要加倍努力以避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核浩劫。 每一个国家都应毫无例外地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作用。

我们重申要求开辟通往结束核军备竞赛和通往核裁军的道路，首先是要通过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保证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作出这样的保证；其二，通过冻结现有的核武库；第三，通过立即、彻底和全面地禁止核武器试验来实现上述目标。

苏联提出的单方放弃一切核爆炸和把暂停核试验时机延续到1986年1月1

日以后的建议，如果美国也同意这样做的话，那么将给各国人民提供了新的希望和前景。美国对苏联这一和平行动的日期的拒绝也不应当是美国的最后表态。

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应当毫不延误地立即开始进行有关防止在外层空间开展军备竞赛、避免核战争、彻底和全面地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核裁军问题的谈判，同时也应最终地圆满结束已经进行了13年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因为，除了核武器以外，化学武器是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意看到这类武器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禁止。区域性的协议能够加速这一进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正是在下列意愿的鼓舞下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了签署这类区域性协议的建议的：这就是，它们希望通过对军备限制和裁军共同作出贡献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以便争取和平和缓和中部欧洲的紧张局势并保证它们自己实际上也是所有欧洲人民的安全利益。这项倡议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反应是对于我们坚持这条道路的鼓舞，由此加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安全。

这个方法也同时指导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在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上宣布的进程，这一进程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在今天情况尤其是这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支持在巴尔干地区和北欧实现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它在支持瑞典提出的有关创立一个无战场核武器的立场中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说要把它的整个领土都纳入这一区域之内。

旨在通过限制军事活动和促进裁军的有效措施加强世界其他地区安全的努力受到了我国全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尤其支持多年以来为召开一次关于把印度洋变为一个和平区的努力，因此我们欢迎南太平洋地区各国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旨在把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作为创造一个没有核武器世界的努力。

现在已经日益明显的是，过度军备已成为对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我们知道，世界的军备开支已经接近10亿美元，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有一半的儿童在5岁之前就死于营养不良或缺少医疗。世界花在军备上的仅仅一小部份开支就足够用来实现“人人健康”这一目标。

请允许我回顾：早在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呼吁在国际上发起一个到1990年之前使世界所有儿童都具有免疫力的运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接种是基本医疗计划的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帮助它们落实有关的计划以及其他有关措施。

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基于平等权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正日益重要。国际经济关系只有在主权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本着团结的精神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深受受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金融和财政危机的灾难性影响。这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高利率政策以及把资金用于过度扩军。我们同意不结盟国家发出的建议，应该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讨论金融和资金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使大多数国家能够广泛参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忠实于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贯的声援和援助。1984年，我国的援助达到了20亿马克之多，这相当于我国当年的国民收入的0.82%，并意味着比上一年增加了9.5%。

如果没有各国人的民主和社会解放，和平和安全是不可想象的。已经解放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加入到争取和平、裁军和社会进步的自由战士广泛洪流之中，这尤其反映在《德里宣言》之中，该宣言呼吁防止核战争和恢复缓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强烈地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南非

政府在过去几星期中极度升级，加强对内暴力镇压和对外使用武力。我们支持所有有助于实现南非人权的有效制裁。虚假的制裁措施改变不了什么，因为种族隔离不可能被改造，它只能被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申，它无条件地声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所有爱国者。我们强烈谴责南非继续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呼吁，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现在迫切地需要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在那里，形势正在恶化，因为存在着军事和经济威胁以及讹诈的政策。解决能够实现，主要严格尊重各国人民自决的权利，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尊重决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孔塔多拉集团所作的努力以及尼加拉瓜政府遵循的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和平解决冲突。

我们同情和支持塞浦路斯进行的正义斗争，他们正在为民族独立，以及为和平、公正和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进行正义斗争，他们的努力符合联合国各项决议。

中东的持续危险局势引起了人民的极大关注。该地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实现：以色列武装部队从它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实施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合法民主权利，并确保各有关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使一切有关各方都参加会议，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致以声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一切问题。该地区的安全要求最后结束干涉内部事务，和结束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我国非常同情地关注着印度支那各国所作的努力，他们努力根据对话与合作而建立东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这些国家的外长们今年8月所同意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撤出在南朝鲜的部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和平解决朝鲜半岛上各争议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使朝鲜在没有外来干涉情况下和平统一的重要前提。十年前在这里通过的有关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是这一决议的提案国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并仍然是主要议题。

维护和平是当代的首要义务，因为世界各个地区的紧张和冲突仍日益增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此全心全意的同意联合国的建议，及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

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担忧倾向能够改变，尤其必须在世界各地实践常情和现实主义。如果一切和平的倡议者都采取果断行动，那么可以找到途径进行军备限制和裁军。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进行政治对话就将增加各国间不可缺少的信任，实事求是的谈判和妥协将成为可能，相互谅解与合作将最终得到促进，从而使冲突和穷兵黩武将无用武之地。

这种行动对于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五千万人致意是合适的。

今天，联合国面临着做出其深远意义超过2000年的决定。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即活着的一代对于后事负有艰巨的责任。人类要么就会越来越接近自我毁灭，要么就要结束储藏越来越有破坏力的武器系统并彻底拆除造成死亡的军火库。

过去的经验和今天的挑战都要求，为了生命我们应仔细的保护我们所已经取得的一切并且逐步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的一切。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武器讲话之前反对战争。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对于民主德国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场合，它将重申它对于世界和平论坛的目标的承诺。

拉贝塔菲尔先生（马达加斯加）：出于我们的职业关系以及我们相似的兴趣，我有幸很早认识了德皮内斯大使。我要向他转达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他就任第四十届大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丰富的经验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才干将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成绩。

对于我们的兄弟、保罗·卢萨卡阁下，我们对他表示骄傲和满意，他以杰出的能力、效力和冷静主持了第三十九届大会的工作。

我们还要向秘书长致意，他在和平的事业中代表那些被自然和命运所遗忘的国家提出了许多创议。

我代表我国政府请墨西哥代表团向墨西哥政府转达我们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在最近墨西哥的地震中受到了巨大痛苦的家庭表示慰问。

人们常常说，联合国创始人和他们对于我们集体合作的未来的远见和我们的观点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哲学是建立在两种假设之上的：国家的智慧和在道德上和物质上重建这个世界的责任的分工——这个世界由于野蛮的战争和专制的法西斯历史形态已经陷入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他们不得不重建国际关系以便维护经历了巨大牺牲所换来的和平，确保经济复苏、促进人民的社会进步并保卫人权。最后，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际权威必须负责协调和使各国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所进行的努力一致化。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景象——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会感到安全，所有的国家都会采取行动来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服从共同的目标。

一旦建立了事实，就会颁布准则和确定方式，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上面进行建设。但是40年之后，我们仍然怀疑我们的前辈们的看法是不是太现实了；而且联合国是不是仍然有用；以及我们是否未能完成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虽然根据国际形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重新安排了优先考虑的问题并改变了对我们目标的认识，但是原则依然有效。然而，我们的遗产并未遭到破坏，我们必须经常进行估价。在我们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这种评价将会提出讨论的框架。

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与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巧合了，所有的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起草这个宣言作出了贡献。自1960年以来，70多个国家获得了主权或重新恢复了主权。因此，通过这个宣言直接的或间接地促使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这个宣言是民主力量所进行的斗争的成功的表示并表现了人民之间的团结。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联合国不存在，非殖民化——一个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也会到来。但是，为了说服持反对意见的人，我们只需列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殖民化的情况并回顾我们在反殖斗争中引用《联合国宪章》的坚决要求。当然，在非殖民化领域里联合国成功地发挥了作为协调力量的中心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先决条件、犹疑和模棱两可都让位于理智。

对纳米比亚问题本来也可以这做，在纳米比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实施安理会第435号(1978)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和24国特别委员会的共同行动上，我们对所有这些表示敬意。我们已经指出了在纳米比亚独立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产生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国际托管地；在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和一个侵占他国领土政权退回本来不属于他的领土之间的荒谬的连系；反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以及授于大量掠夺托管地的资源的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权利。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中所提出的方法都已经用尽，还刚刚开始实施第41条。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联合国的主权并向国际舆论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的真正的和合法的代表——我们愿意并且能够承担我们的责任的话，现在是我们严肃地考虑进行制裁和援引第42条的时候了。

最近有人在谈论制裁的不利影响；有人甚至谈到经济和人权方面的考虑。纳米比亚人民和其他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样，愿意做出牺牲，直到获得全面的独立。

如果由于我们的失职，拖延，以及我们其中某些人对人类团结的责难而使那些牺牲成为徒劳，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强制实行他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极大的丑闻。

在西撒哈拉还要进行一项非殖化行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已经认识到，联合国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保证撒哈拉人民有效地实行他们的合法主权。摩洛哥王国和人阵之间直接谈判将能够消除对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威胁。

当联合国为它在非殖化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时候，在为其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直至彻底铲除殖民现象而感到自豪的时候，难道我们能说，我们也能够对消除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所取得的发展而感到自豪吗？当然，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的机构与组织的关系网是巨大和相互联系着的。经过艰苦的谈判，我们同意着重致力于民族一致发展，在各国间重建经济关系，以及发展世界经济安全。所有这一切规定都没有违反《宪章》的原则与宗旨，特别是那些在第一章中所作的规定。然而其结果是复杂的，更不要说是令人失望的，特别是因为变化使我们的优先事项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关于世界经济安全的观点，这本应当是我们主要的考虑，却常常不能够为我们中间一些人所赞同。它有时被下了错误的论断，有时是复杂的，有时是具有挑衅性的，它被降低到聪明地称之为国家间和问题间的相互依存性的地步。这会导致极端的顽固或利益的冲突，而由于普遍的不平衡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逐步缩小必然会反映在个人或集体的自私自利之中，这种现象必然会带来边缘化，落后和日益严重的世界多数国家的贫困化。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自然是要阻止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首先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通过《经济权利宪章》并且通过各国的责任，我们还将继续要求，直至我们确信，国际谈判实现了全体的经济安全，因为如果我们承认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安全这条原则，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行动必须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必须是连贯的。

无论如何，正当我们面临着无可逃避的债务的可怕的前景时，无论是否相互结合，我们又能维护什么样的安全和发展呢？在多数情况下，举债难道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人民迅速地发展，在国际水平上更平等地发展，并且在国家水平上更平等地分配吗？难道我们不仍旧是原料价格下跌，贸易条件不利，利率和兑换率波动，以及最近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优先一揽子计划的受害者吗？

自从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贸发会议）二十一年前在新德里召开以来，可以说我们一再地重复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答复，从我们的伙伴那里并不总是得到必要的谅解，以解决那些可能会超出掌握能力的紧迫与尖锐的局势。我们不想喋喋不休地谈论这种丧失了的机会，但是让我们当之无愧地说，目前这次讨论是持续的重大协商一致的一个部分，因为联合国在谈判中，在决策之中不能进一步容忍分裂了。

我们还要迎接两项重大挑战：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以及债务问题和资助发展。

在非洲，疾病、饥饿，营养不良和赤贫仍然非常广泛。21个国家，2亿零5百万居民仍然受到旱灾的影响。自1980年以来，国内生产增长率继续下降。国际收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仅就债务一项，1984年就达到了1580亿美元，这阻碍了发展与稳定。

除了紧急援助，除了联合国非洲紧急救援处进行了协调工作，这些严重的问题需要非洲和国际社会作出共同的行动、以恢复、事实上是发展长期的经济增长，并确保适当的结构改革。非洲国家与政府首脑在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例如召开联合国关于非洲经济局势会议，就非洲债务问题组织一次会议，并且为非洲建立一项特别基金。

确实，经济局势的消极发展迫使我们呼吁加速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手段以求发展会议。应当在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进行一场磋商过程，以便在宽缓偿付期与调整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形势方面达成协议。

除了延缓偿付期与调整之外，如果不解决举债的问题，发展与资助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我们对本世纪向发展中国家的纯资本转让感到震惊，并且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丑闻，这种转让，从1978至1983年为1800亿美元，而在1984年却成为付数。世界债务已经差不多达到9000亿美元，而军事支出，仅在1984年就达到了8200亿美元。

这些数字就说明了问题，人们很难拒绝简单的平衡，特别因为很少有国家会同意为了他人的发展而牺牲自身的安全。但我们不能不强调发展与裁军之间的联系。23年前就在联合国的要求之下对裁军所节约下的金钱用于发展基金作了一项研究，现在的局势又是如何呢？在政治危机的时代，发展被降至第二位，这一观点的头上罩上了各国或在现存的同盟格局内加强军事安全的阴影，这自然意味着《宪章》所提倡的集体安全体制的失败。

我们认为，发展、裁军和安全是同一形势的不同侧面。这些应当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几个大国或两个集团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认为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最好的地方就是联合国。根据《宪章》第26条：

“……安全理事会应负责拟具方案，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第11条说：

“大会得考虑……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并得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于该项原则之建议。”

尽管我们有宪章的规定，有相应的机构，但是实际上，一切事情都是在两个大间进行的，而且经常只是同两个联盟的成员进行磋商，联合国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它随时都可能对于我们在限制、管制、削减和销毁特别是核武器方面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提出挑战。

我们不能掩盖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些情况是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所固有的。我们在限制方面刚刚取得一点进展，在核查方面又出现了种种困难；研究和发展带来了最高限额的修改，各种型号的有关的武器；对于削减的判断是根据政治标准来作出的，因此这种判断就从属于军事和核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当我们谈到和平区问题时，如印度洋和平区和地中海和平区，当我们谈到冻结部署新武器，暂停部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或无核武器区，海床，洋底和外空等视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环境的非军事化，国际公正舆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因为宣传，而是因为不安是一种普遍的情绪。

裁军问题至关重要，不能交给几位专家去处理。政治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和紧急。现在时机已到，联合国应当起到倡到者主要的行动的作用，在各核大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而且联合国应当直接的，或通过提供相关的情况，被包括在双边讨论中。

当我们谈到不扩散条约时，我们也是出于同样的相互信任。某些大国——而且是主要大国——已经被允许逃避这一条约的限制，但是对于那些签字国来说，互不信任仍然存在。这些国家想利用核能来为发展服务。对该条约的第6条致字不提，根据这条各核大国应当不承担进行富有诚意的谈判，削减核武器。如果大家都履行其职责，那么该条约将能得到更好的尊重。

在常规裁军方面，我们刚才就联合国作用所说的那些话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各种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存在、持续及新的意义；必须牢记联合国防止和解决各种冲突及紧张局势的责任和能力。从原则上来讲，如果能够满足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如果任何时间在所有的地方都有一种友好、容忍、睦邻和和平共处的精神，都有同国际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及互利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冲突和紧张局势将会被消除。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各国的利益和整个的利益还不能统一起来。尽管我们的社会宣传有普遍性，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有各种长处和不

足。各国迟迟不肯把它们的争端提交给国际讲坛，而联合国对这里的权威，对各会员国向它提供的方法的适宜性，也感到不确信。我们忠实于一项基本的原则，这就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防止任何对抗。一切都取决于争端的性质及有关各国的意愿。但是在这些阶段中，我们应当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我们不应当盲目地遵从《宪章》中所规定的使用那些方法先后秩序。因此，我们仍然认为，根据国际法的发展，某些种类的冲突应当通过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一种程序将会影响朝鲜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独立的统一，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伊朗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也是如此，即使当所有的调解和仲裁的努力都不幸的失败之后，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通过坐在会议桌前来解决；对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与南美洲的要求；塞浦路斯的形势，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就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统一和不结盟的地位。有些人在《宪章》的规定中寻求避难，把解决这些冲突的任务交给地区及次地区的机构，但是迟早我们将不能躲避人们将对我们作出的指责，人们会指责说我们更善于制造和维持危机，而不是消除危机。

过去这40年的经历是非常困难的。这40年使我们经受了考验，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对于我们在中东问题上所作的一切，世界公众舆论是相当严厉的。在中东，解决问题的环境、条件和方法确实存在。尽管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暴力的循环仍然存在，以至威胁到黎巴嫩存在的本身。现在，正有人在各种各样方案的掩盖下——我们对这些方案深感怀疑——从战略或意识形态联盟或另一出发，拿一个民族的权利来讨价还价。我们对这个民族有着特殊的责任。难道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吗，联合国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在安理会已经注定要被人们遗忘吗？难道我们就满足于这种权宜之际吗，这种权宜之际由于它的性质和不可能付诸实施的特点只能使以色列更为顽固不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是在制造一种不可扭转的局势，只能有利于霸权主义和排外主义。

联合国成立40周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新考虑整个的中东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发起一次国际会议，巴勒斯坦人应当能以与其他各方平等的地

位参加这一会议，这是符合1975年11月10日第3375(XXX)决议的。我们坚信，以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愿望为基础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将是全面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而且这是决不能容忍排外主义的；而有些人却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排外主义。

南非的局势更加不同，因为通过我们不做决议和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绥靖政策我们容忍局势恶化。我们正目睹着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涉及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解放力量和同种族隔离斗争的力量、学生、青年人、工会积极分子和宗教界。有些人认为那里有外国干涉。其他人，如我们自己，相信这是一场由非洲人发起的争取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的革命。

可以预料，反革命方面将仓促地支持某些改革和权宜措施来使南非的革命脱离其目标，从而维护其原有的秩序。无论我们多么不忠于我们的原则，然而更符合逻辑的事，要回到1945年的精神并承认建立本组织也是一场革命，这是由于决心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新秩序。

我们也注意到，在每一届一般辩论中，我们无法抵制这样的诱惑，拿出旧档案来，从头到尾过一遍，增加我们认为新的因素并去掉似乎再也没有意义的东西。这种做法通常是律师让他们的秘书去干，有时候这种做法使我们获得信息。这种信息的明智和及时的用处使我们得出结论来为我们的论点作注脚，然后合上档案。但是我们来这里并不是主要为了提出要求，为我们的案子提出论点或发表判断。我们的处理办法仍然是政治性的；我们的愿望是要找到解决办法，因而人们在每届会议结束的时候，或者甚至在会议期间，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挫折。档案放起来了并合上了，直到其他辩论开始的时候才打开。

然而，安全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无效感，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无效。的确，我们相信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思想来寻找为我们的后代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条件。人们也许会问，是否存在一个比我们现在生活得更好的世界，毕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有两代人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了，人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具

有全球的繁荣，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掌握了科学和技术并用它们来为我们服务。但是同样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阴影要多于阳光。

然而，很自然，每一个社会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总是把自己当作是最好的。这里，只要回顾一下启蒙运动的时代就够了。但是，正如每一个国家致力于其自身发展和繁荣，国际社会的命运也是为了超越其过去的成就。在这方面，我们说：是的，总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存在着，这个世界要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好。这并不是幻想，但是他将是能动的历史的结果。我们希望当前和未来的现实将变得更好。

最后，我想读几段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先生给秘书长的信作为我的结束语：

“当国际社会正在庆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胜利40周年的时候，同他们进行过斗争的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再次重申他们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认识到有必要支持和加强联合国，以便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让它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同一切形式的非正义、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做法的斗争是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马达加斯加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基于不容忍、仇恨和种族恐怖以及一切形式的控制和霸权的集权形式和思想。

“我们相信，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联合国将在各国之间发展以平等，人民的权利和他们自决的权利的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将在发展和促进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实现国际合作并能够为整个人类保护和平。”

多斯特先生（阿富汗）：首先我要祝贺主席当选大会第40届主席。在向他表示保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他进行充分合作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祝愿他在他履行他的职责中获得成功。

我还要赞扬尊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致力于提高本组织的作用和效力。当不幸和悲痛灾难降临到墨西哥人民的头上的时候，我们谨向受害的家属和向墨西哥人民和政府表示我们深切的悲痛和同情。

不到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将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这给了我们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回顾“宪章”给本组织所规定的重要任务完成了多少；没有完成某些其他责任的原因何在；寻找新的途径来使联合国更反映联合国所提出的需要和愿望方面的前景如何。

简单地回顾一下联合国40年的经历，我们就足以有理由宣称联合国成了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联合国的成就尽管有限和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对于重新确立整个国际关系的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被赋予主要作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经济协调，联合国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来管理国际关系，办法是执行在《宪章》中具体化了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

许多人对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抱有很大希望，这个新世界，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许多不同，将法律规则的制约，并要执行不使用武力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四十年之后，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由于本组织，我们才能够防止另一个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这不能减少我们的遗憾，就是自从那时起，在地方和区域水平上，几乎出现了150场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有一些仍在继续进行着。虽然这些冲突规模有限，它们仍然使两千多万人丧生，这个数字比二次大战中军队死亡人数统计数字还要大。

在二次大战结束时，从战胜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建立了和平与进步力量的中心堡垒，并且是全世界所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同盟和坚定支持者。这个新现象赋予国际政治以一个完全新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不能够在根据他们的私利来决定人类的命运。

联合国最杰出最值得称赞的工作，毫无疑问就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所开始的非殖化进程，这使得几十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取得独立。殖民主义帝国制度的崩溃变成了殖民地人民和国家为抛开依赖的枷锁而进行的长期激烈斗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历史进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础是平等主权和公平协调的原则。新的精神和血液被注入进本组织的灵魂和血管，这使它随着时间的演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普遍性组织。

联合国和它的35个以上的专门机构代表国际社会从事着令人钦佩的努力，以达到各种明确目标，这些目标是要解决影响我们世界的最尖锐的问题。虽然这些努力的结果远远没有达到原来的期望，但是如果没有本组织存在，也不可能取得现有的成就。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进行的活动也许是联合国多边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国际协调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在人权方面法律文件的不断发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增进人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联合国成绩的欣喜不能也不应该掩盖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这个世界组织的作用和有效性的力量。有些人也许会说，联合国相对来说不能巩固国际安全，不能找出合适办法，解决由于《联合国宪章》缺点所引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问题。然而我们相信，《宪章》代表了所有会员国崇高利益。只是由于一些会员国缺乏政治意志，不愿充分地、审慎地执行《宪章》，从而不能根据《宪章》作者和签署者所想象的那样改善生活。

这种不能为人接受并且感到痛惜的行为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美国及其一些同盟者错误的使用否决权。越来越经常的使用否决权，蓄意破坏了就我们时代的某些典型问题达到一致意见，其中最明显的是巴勒斯坦、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

的确，联合国对于国际法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但是同时，它受到阻止，不能有效的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执行所有这些文件。

尽管作出了许多重大努力，国际安全的制度仍然象一往一样脆弱。目前国际政治和安全气氛的特点是，聚集着令人可畏的潜在性爆发局势，其中每一个局势都充满了把世界投入到最大的核灾难的危险，这场灾难的威胁已经笼罩着人类。以广岛和长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为标致的原子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大大改变了战争的概念。既然世界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和摧毁手段方面的大量跃进，人们感到可怕的是，一些新型武器所拥有的威力，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常规武器的威力；更加令人可怕的是，世界的军事武库中储存着成千上万的这种武器。然而，看来军备竞赛的规模和数量正在增加，正在发展和制造最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人们正在寻求新的和额外的地区，以在不同的领土和大陆上部署这些武器。与军备竞赛一起

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来减弱缓和进程，并且推崇可怕的军事学论，为“以实力求安全”的概念辩护。这实际上是一个有组织的企图，为“有限”或者“持久”核战争的帝国主义思想作心理准备。

就停止军备竞赛某些重要方面达成的来之不易的决议，比如说，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决议，受到了威胁，被单方面的忘记了。在军备竞赛其他方面的顽固帝国主义立场使得人们失去了希望，即帝国主义会讲理智。越来越明显的是，帝国主义口头上讲的和平与它们的行动极其不符。这些状况使得巨大怀疑和恐怖的气氛继续保持势头。

秘书长今年的年度报告正确的指出：

“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具有无限的希望，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潜在最终危险的世界。这两种情况的选择取决于我们……”

“人们承认，世界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完善、不安全、不公正和危险的地方，在过多的地区，仍然太贫困。”(A/40/1，第1页)

我们不能不对这样的事实感到痛惜，即许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不能接受的后果的可能性的重大问题被允许剧烈的破坏地区和整个世界的政治安宁。

导致中东整个地区出现许多摧毁性战争的巴勒斯坦问题，几乎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就被提交给联合国了。有人也许会争辩，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大量丧生并且遭受破坏，这将使那些对这个不幸的局势继续下去的人们感到有责任认真的走上寻求和平解决的道路。除非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得到保证能够有效的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保证侵略者将被迫撤出他们自1967年以来非法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人们就不能希望常识和现实主义将使得这个地区取得公正和全面的长久和平。

国际社会应该做出坚定的努力，根据建议召开一次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使世界上这个战事不断的地区得到平静与和睦。

一个多世纪以来，纳米比亚人民一直渴望摆脱殖民主义压迫，但是至今仍然被否认我们大家认为生来具有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原因是有人人为地强加毫不相关的问题作为先决条件。

也正是束缚纳米比亚的这种罪孽应该为南非目前大量发生的血泪事件负责任。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至今依然能够在南非的街道、工矿、种植园和其他地方自由在地为非作歹。此外，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莱索托和博茨瓦纳依然是持续遭受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压制和恫吓的目标。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旗帜下正在进行最后的斗争，揭穿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面目，并且把它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拉丁美洲，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政治导致的一系列的向在格林纳达和关塔纳摩所发生的直接军事入侵和占领，向针对英勇和革命的尼加拉瓜的利用雇佣军的武装干涉和破坏，向古巴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压制和封锁，向在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其他国家一样，支持不得人心的压迫政权，向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一样把这些国家变成军事桥头堡或侵略的跳板，以及向针对波多黎各、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占领。所策划的这些阴谋勾当都是为了破坏尼加拉瓜政府和孔塔多拉集团国家为了恢复中美洲和平与稳定所作出的真正和诚意的努力。人们都可以看到，我所列举的这些事件都有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尽管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中主要是利用当地代理人。

在处理自己的国际关系过程中，美帝国主义过去奉行，现在依然奉行一项公然违背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以及其他多边和双边条约的方针。美国践踏所有国际行为准则，企图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美国在许多情况中无视和反对绝大多数国家所表明的心愿，滥用自己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

力。美国阻碍了国际上为寻求公正解决世界上不同地区某些爆炸性和危险局势所作出的许多努力。美国阻碍了在某些数十年来成为国际社会负担的重大的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达成谅解。美国进行恶毒的活动，攻击多边交往的概念，并且已经扬言要退出国际组织的体系。美国制订了自己的狭隘的国家安全概念，这种概念实际上把世界上所有区域看作是美国的所谓重大利益地区。同和平和进步力量的愿望和努力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已经有效地阻止了在限制军备竞赛和执行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真正和全面措施方面达成有意义的协议。为了寻求世界优势，美国把军备和军事存在扩大到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美国的好战和侵略政策，认为地球对全面执行自己的军国主义计划有局限性，因此宣布了星球大战计划，把外空宣布为自己大肆摆弄战略武器的新的环境，根本不顾世界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强烈谴责。

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苏联及时提出的以非军事化为条件，和平利用外空，进行国际合作，以便实现星球和平概念的新倡议，以及苏联宣布暂停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和暂停试验所有核武器的决定。

为了建立世界上最大和最有破坏性的战略和常规武库，美国不惜花费了战胜世界上无数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所急需的数万亿美元。美国一直通过跨国垄断集团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和剥削，使债台高筑、还债负担沉重的国家的经济受到削弱。

美国玩世不恭地把自己标榜成为人权的卫士，但实际上却公然违背这些权利，并不仅仅在自己的国家内是这样，美国还大力支持因为公然违背尊重人格尊严起码准则而臭名昭著的罪恶政权。

美国为了满足自己的长远的扩张政策和对全世界的支配，以歪曲的眼光看待新欧洲和整个世界，这样就导致了公开策动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复仇要求，以及远东的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

美国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入侵，并且策划各种阴谋企图推翻这些国家的独立政府。美国把恐怖主义提升为国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策划并进行了许多暗杀活动，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美国无视各国的良知，把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恐怖主义等同起来，而同时又把其魔鬼般的间谍网所扶植、训练和支持的某些职业杀手、恐怖主义者和雇佣军集团戴上“自由斗士”的桂冠。为了为所有这些非法活动寻找合法的外衣，美国进行了不懈的活动，大肆扩大自己的宣传、诬蔑和捏造攻击，大力反对绝大多数国家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新闻秩序而作出的努力，企图建立自己独霸新闻的地位。简言之，美帝国主义奉行一项彻头彻尾的军事化、对峙、侵略、强加苛刻条件、干涉、剥削和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方针。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强烈谴责这种方针，并呼吁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力量进一步协调行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如果得以继续将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地球上生命的毁灭。最近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在这些方面通过了某些面向行动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些决定能够成为大会采取积极行动的基础。

外国军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的部分领土，以及企图为在这个岛国的北部能为建立起来的实体披上合法外衣的作法，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和秘书长为维护这个不结盟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而作出的努力变得毫无成效。

在东南亚，多年来，帝国主义践踏该地区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在针对越南和老挝的那场帝国主义肮脏战争的硝烟和废墟中，在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的血腥统治中，一个新的生命缓慢、但坚定地诞生了。中国霸权主义者加入了反对印度支那三个和平国家的国际阴谋，使得这三个国家无法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来实现东南亚和平、稳定与合作。

由于美国部队在朝鲜南方的存在，朝鲜人民被剥夺了合法权利，无法取得和平统一。

据报道，长达五年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夺去了一百多万人民的生命。我们不禁想到到底还要使多少人死去，才能使得理智占上风，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的战争。

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洋的内陆和沿海国家为使得该地区变成和平区进行了努力，但由于美国日益加重的军事集结而受到阻挠。我们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中不结盟成员呼吁在1986年上半年召开长期拖延的会议这项决议草案。

尽管在非殖民化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帮助那些仍然存在着殖民主义残余的附属领土上的人民取得自由，否则就问心有愧。

应该确保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新喀里多尼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民的自决权，确保马达加斯加群岛、马约特和乍各斯群岛等领土在各自国家的主权管辖之下。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严重威胁着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毫无疑问，这一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周期现象，而且也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根深蒂固的结构不平衡和失调的象征。保护主义、高利率和还债负担与日俱增，而商品价格、官方发展援助和多边合作却日益走下坡路。用于多边发展机构的资源的实际价值大大减少，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蓄意的企图，旨在逐步破坏发展的多边结

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消极的外部条件意味着成长率的停止或下降。

1986年的前景将更加暗淡。具一些权威人士预测，世界贸易将减慢，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向以出口为主的调整政策进行过渡的努力。这反过来又会大大削弱这些国家的能力，使他们不能够按时偿还外债。最不发达国家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时期。我们希望，今年9月30日至10月11日举行的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执行情况中期全球审查能够提供一个采取措施的机会，为有效地执行这一纲领采取具体和积极的行动。

应该更加重视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由于它们是内陆国家，这一不利的地理位置进一步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努力。

我们谴责有人继续把经济措施当作一个进行政治和经济恫吓的手段。这一令人震惊的倾向造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紧张和猜疑，将毫无疑问地搞乱世界经济和贸易，破坏世界的法律基础。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动全球谈判方面采取了顽固的立场，使得这一问题仍然陷入僵局，尽管新德里首脑会议上提出了非常灵活的分两个阶段的办法，这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认为，应该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克服它们缺乏政治意愿的现象，在公正、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几百年来，阿富汗崇高和英勇的人民遭到压迫和独裁的政权的统治；这一政权代表着社会中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

由于国际上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加上国内条件日益成熟，使得我们有了物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社会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多年斗争才得以产生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我们人民最有权威的先锋，发挥了指导作用。

这一由法律指导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历史性演变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使得1978年4月27日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地取得了胜利。这是进步和正义

的健康势力针对黑暗和反动的中世纪势力所取得的最终胜利。

我们年轻的革命政府随后进行了基本和剧烈的改革，这是一个光辉和不容置疑的例子，证明了这场革命的大众性和民主性。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下，在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下，这场革命发生、继续、并取得了成功。

革命力量的群众基础正在日益得到加强。我们最近举行了人民大会，选举了国家权利和行政机构的地方部门，并召开了边界部落高级人民理事会，这些都是向群众转移权利这一进程中的里程碑。

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统治阿富汗、并将其置于帝国主义战略影响之下的梦想，现在又加紧了努力，通过促进反政府的活动来制造混乱。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向反革命的雇佣军提供了价值几亿美元的武器和军火，向阿富汗人民、政府和革命发动了一场肮脏的不宣而战。

在日益增强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和直接侵略的危险面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采取恰当的措施，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阿苏友好、合作和睦邻条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第51条，请求并获得了苏联友好的军事援助，以帮助阿富汗人民和武装部队消除外来干涉和侵略。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多次表明，包括1980年5月和1981年8月提出的两个倡议，只要邀请苏联有限的军事部队进入我国的原因不复存在，只要国际上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些原因不再出现，那么根据我们和苏联政府签订的协定，这些部队就会返回他们和平的国家。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其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其诚恳地参加了由秘书长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斡旋下举行的谈判进程。我们一方面重申对这一进程的支持，同时诚恳地希望，巴基斯坦能够放弃其僵硬立场，同意举行我们两国之间的直接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唯一符合我们地区人民利益的通往和平解决的可靠道路，我们要再次向那些仍然幻想迫使阿富汗回到过去的人大声疾呼：世界上任何罪恶的事例都不能够阻碍英勇热爱自由的阿富汗人民走自己独立不结盟的道路，正如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卡迈勒在最近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作为独立、不结盟和热爱和平的国家坚定不移地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宪章原则，相信睦邻友好期望在理智基础上和平友好气氛中解决问题，并希望通过直接相互有利的谈判而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

下午 1. 25 分会议结束。